



二林居集

4曾1  
604  
19号

全二本



門 1 曾 4  
卷 19 02

# 二林居集



## 二林居名臣事狀序

昔司馬氏書孔子世家後云詩有之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從知善尙友  
者知其人論其世必考其言論措施誦焉述焉  
所以致嚮往之誠取鏡前哲導軌來茲者也我  
國家泰交之運名臣踵起康雍之際尤稱極盛  
其間或以清節見或以讜言著或簡拔於盤錯  
或保全於危疑

主聖臣賢千載一時至今人人能言之矣願推

其體用之所由備功德之所由成非博稽蘭臺石室之藏未易窺測端倪引爲標準此有志之士雖勤嚮往而或致慨於無從者也長洲彭尺木先生食累世之舊德以述作爲己任嘗取魏敏果公以次名臣十七人誦其書考其行事上稽國史之所編錄下及諸家碑表傳誌之文旁搜博采人爲事狀後以其先芝庭大司馬行狀附焉其所敘次諸公祀賢良者九人而陸清獻湯文正皆從祀

文廟餘亦類入名宦鄉賢祠司馬氏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如是而已矣而先生之兢兢三致意者尤於理學所從入力挾其指歸以見治術學術源流始終本無二理必內之能格致誠正斯外之爲修齊治平後之學古入官者得是編誦焉述焉吾知繼諸公而興者必有其人然則

先生之意不誠美乎己卯秋仲於金陵藏書家購得之朱墨爛然蓋未刊全集時手定之本嘗

取誦之固皆余心景仰之所在而歎其不能至者也爰付手民以廣其傳有志之士勤於嚮往舍是編又烏從耶

光緒六年歲次上章執徐陽月合肥李瀚章撰

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

故資政大夫刑部尙書魏敏果公事狀  
公諱象樞字環極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  
從軍北行以武功顯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  
大同家焉其子孫遷于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  
宦祖諱九經考諱卿官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  
政大夫刑部尙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  
也崇禎十五年膺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

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賊陷山西鄉士大夫多汙  
偽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

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  
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于當世人  
材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所陳說本  
末瞭然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在刑科時上  
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  
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  
劾安徽巡撫王懷徇庇受賄事

詔降懷三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啟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閒有臨幸輔臣宜隨  
侍法從因事納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  
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  
言語侵用事大臣益切下部院科道議左給事  
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辯是  
非無少訕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

二木居集卷一  
二  
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  
遇有構公者輒于眾中剖析之卒得白自文肅  
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  
坐臯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  
單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日及蠲徵  
實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  
之法立內外治事之限皆報可九年轉吏科都  
給事中十年大計上疏言言官糾拾之例宜復  
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爲令時言官吳拜

吳達以言事得臯公疏言  
皇上以開言路爲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  
采其言言有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以  
滿漢諸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  
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臯不  
言者無臯以惴惴畏臯之心結成鬱鬱緘口之  
象亦言路之大可羞也夫人臣之臯莫大于懷  
偏私納賄賂若一言不當遽擬重辟何以處貪  
賊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臯莫過溺職

宜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贓壞法挾怨報仇是爲不法乃下刑部以司寇之法臯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

詔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譴吏科給事中劉捷寃得

旨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職怨望臯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章下所司科臣坐徇黨擬流有

旨但子降罰畱原任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

甯完我疏列陳名夏臯狀辭連公初公誤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部議降級名夏票改罰俸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親名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射斗遂免議旋有旨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鑄秩一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歸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申督撫互

二林居集卷一  
四  
糾之令以懲貪旌廉吏以善治停正月開徵以  
蘇民困修禮書以一風俗加俸祿以厚廉恥下  
部議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  
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  
郎轉左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  
價值以清浮冒一嚴覈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  
藩司以清錢糧

聖祖然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

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卽以進賢  
退不肖自任及後再起益嚮用自任亦益力順  
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疏劾吳三桂驕橫狀  
三桂奏辯浴坐臯流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  
其冤卒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弟一  
以盜案誣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宏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應先  
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  
沐千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其掌都  
察時劾鎮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  
臯奏學道賢者勞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  
汝璞

詔用其言或遷或斥大小之吏肅然驚動矣會  
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入弊請設內簾監試  
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六弊請據爲三年考

覈之實下廷議竝著爲令明年春二月

內殿奏對畢

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慎勤三字以賜  
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頃之遷  
刑部尙書公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  
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新命仍現所領職冀  
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尙書銜其年七月  
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  
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

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斥  
 聖祖立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  
 圖明珠挾私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  
 息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  
 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衰善者遂矣飭法以縱  
 殺善者奚勸焉書曰茲用不犯于有司恃吾有  
 不可犯之法耳尋

命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

旨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

命三入朝

賜御書寒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  
 十五年卒于家年七十一自公密奏索明二人  
 臯明年秋索額圖致政二十七年春明珠為僉  
 都御史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  
 諭羣臣二人之卒見屏者公最先有以發之也  
 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于義理之學鑽研不倦

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陸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居官廉餽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在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金一兩足矣恆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于世吾何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此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公之卒也

賜祭葬如禮諡敏果雍正八年入賢良祠

聖祖敕諭寒松堂集午亭文編懋園集陸清獻年譜望溪未刻稿

汪大紳云善人國之紀也進賢退不肖治之本也公一生以培植善類激濁揚清為己任于天下事蓋能識其大者實具一介臣器度文亦善發其蘊抱以之冠乎狀首具有微意實具良史心眼嗚呼行狀之作非苟作也吾于此歎為甚深微妙



托菴豪強竊流亡雪冤獄御史按部當慮囚公  
不攜案牘口占獄情纖悉畢具御史以是服其  
能方修賦役全書一以屬公書成達部以卓異  
薦十一年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遷山西司員  
外郎與修

大清律遷湖廣司郎中先是六部設啟心郎總  
理諸司班侍郎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部案牘  
最繁無所統且冗不治尙書倚公才請令總理  
十四司如啟心郎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

時州縣額徵錢糧多委里戶收解卽責令供應  
官府當之者家立破公切論其弊請立官收官  
解之法又言外省大吏輕委屬官巡歷州縣借  
名查勘陰肆侵漁宜行禁革俱下部議行十七  
年改掌陝西道巡按山西時方遣滿洲曹官清  
核逋欠有司多悉索以待公移牒所屬毋許苛  
斂及私通賄賂令下皆斂手奉法明年以停止  
巡按徹還康熙元年乞假歸明年入  
朝掌湖廣道五年春旗人以所占畿地多瘠下

請易他地有

旨遣官查勘公上言農功伊始不宜擾以官事  
報聞其年秋奉

命巡視浙江鹽課到官三日集諸商立發引目  
省商人規例銀十餘萬兩劾商人汪仲琰等朋  
比作姦方按治仲琰走京師匿給事中汪之洙  
所公再疏劾之之洙坐死還掌河南道事八年  
聖祖既親政公上疏請甄別督撫大吏其略曰  
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不敢恣睢自逞

猶時加甄別處分故吏道肅清自順治十八年  
後遂用督撫多恃輿援賄賂滋章貪黷無厭上  
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竝未有以貪縱獲  
重臯者至乃粉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捐  
銀千兩卽得侍郎侍郎捐銀千兩卽得尚書何  
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  
憚而不自恣乎又言自順治十八年後輔政大  
臣始自內直移居外署各官所進本章必待次  
日詳看且進呈止有學士而大學士顧反不與

甚非設官立法之初意宜令大學士仍在內直  
詳看本章卽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  
之弊俱報聞下所司知之又言勒限緝盜處分  
太重有司往往諱盜或誣良爲盜宜酌復舊例  
下部議行九年升四品掌河南道如故上疏論  
吏部考功條例日繇外官參罰處分日甚一日  
卽以罰俸論有莅任一二年罰俸至十餘年者  
俯仰無藉勢必取之于民故貪吏常多而不可  
禁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而但繩之以法雖

廉能之品一遇細故亦多誑誤以去賢者不可  
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  
況例繁則難省輕重之間權歸胥吏黷貨舞文  
何所不至宜照順治中舊例其因公誑誤者但  
令戴臯供職考功新例概令刪除下所司知之  
論大學士魏裔介以其子嘉蒙混得廕下吏部  
問狀以所劾有因議裔介削級罰俸  
詔原之十一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請寬  
罰俸處分尋奉

命之浙江勘杭常巡鹽二御史獄還遷吏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其年冬吳三桂踞雲南反明年春飭所屬嚴海備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諸鎮協營兵亡何耿精忠亦踞福州反三月報至亟與將軍圖喇會議令副都統吳申提督石調聲統滿漢兵一千中軍副將王廷梅統督標兵一千赴衢州扼仙霞常山兩路調金華嚴紹興嘉興湖五營兵二千三百赴衢協防其溫處及沿

海諸要害飭諸將集重兵爲備遂上疏請勅江南滿漢兵集界上資聲援調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堵賊竝請速發大兵克期援剿聖祖乃命都統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至副都統喇哈達領江甯兵赴杭代圖喇公因請給官兵行糧馬匹設援剿三營申嚴軍令散家財募士五百以益兵五月與平南移駐衢州時僞將軍馬九玉會養性等出仙霞關陷常山江山開化溫州總兵祖宏勤反應賊台嚴紹興金華諸



屬縣土賊四起據城爲寇賊遂陷處州分兵寇  
徽州及江西諸州縣七月賊兵數萬犯衢州時  
大兵分路拒賊在衢者僅三千餘人公與平南  
誓師水亭門統諸將軍于阮西賊空壁出戰良  
久退入壁公揮兵疾攻之賊復開壁出礮聲震  
天矢石如雨或勸公少避公叱之曰我若貪生  
誰不惜歟敢言退者斬督戰益力賊敗遁斬守  
備程龍以徇以其怯于戰也翼日進兵壓賊壘  
賊氣懾不敢出一夕拔砦遁時賊眾自處州犯

金華副都統吳申連破之禽僞都督嚴標嚴州  
副將鮑虎破賊于壽昌復其城八月遣總兵李  
榮勦賊于金華斬首千餘級禽百五十人焚其  
木城副將鮑虎破賊五營復淳安總兵李榮破  
賊於義烏復其城進復東陽參將洪起元等破  
賊於樊江復嵎諸暨衢州兵破賊於石梁及大  
溝源陳斬三千人十一月賊自常山分眾向衢  
州連營三十里次于溝溪處州賊復自東南來  
會公遣總兵王廷梅參將范應元等與滿兵分

路邊賊大敗之追奔二十餘里陳斬萬餘人時  
賊復先後犯金華欲斷我兵餉道李榮等復累  
敗之賊大蹙降者踵繼榮嘗爲總兵失官公所  
舉以統援勦兵者也是歲奉命大將軍康親王  
至金華甯海將軍傅喇塔至台州分兵勦禦復  
龍游黃巖諸縣十四年二月破賊於衢南黃壇  
口李榮等進兵會副都統喇哈達復永康縉雲  
遂克處州四月復宣平破賊於龍游斬僞總兵  
繆國英五月僞將軍馬九玉犯衢州會大雨我

兵猝乘之破賊於前嶺追至南塘萬青嶺斬僞  
官數人八月馬九玉遣兵屯衢北元口山截我  
餉道我兵夜擊之焚其木城賊遁再敗之河西  
十五年三月將軍傅喇塔大破賊於溫州會養  
性遁副將武榮洪起元破賊於開化復其城時  
溫處餘賊未殄而馬九玉歿守河西扼入閩要  
路別駐兵大谿山通餽餉公謂河西賊破則諸  
路瓦解閩可計日下欲從閒道絕其餽餉顧以  
兵力不足請調江南防海兵以濟

三才集卷一  
朝議不可八月康親王統兵至衢州公大喜曰  
賊平矣請於王夜發兵斷賊餉道破之大谿灘  
復江山馬九玉則大懼棄營走公別遣兵徇常  
山絕其援於是平南與喇哈達李榮等進兵取  
仙霞關僞副將金應虎以其屬降遂入杉關康  
親王繼進臨行公啓曰王但飭諸軍勿虜掠卽  
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公仍駐衢州遣兵分  
勦餘賊復開化及常山亟疏請勅江南江西兵  
合勦諸逋賊九月復雲和松陽龍泉十月復玉

山遂復景甯遂昌慶元及閩之松溪政和是月  
康親王抵福州耿精忠降時賊將曾養性祖宏  
勤俱就撫浙東諸州縣悉平而江西諸賊多阻  
險自固僞總兵馬鵬據德興白沙關尤桀驁公  
遣兵進勦焚木城六破柵十三禽鵬斬之前後  
降僞官六千二百餘人眾至十六萬初公在杭  
州與駐防將軍約爲兄弟及聞警語將軍曰時  
之安危視民心向背欲固民心者勿以兵病民  
可矣吾與將軍約儻有犯令者白將軍卽按法

治臯使知吾等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兵亦戢守則固戰則克誰能禦之將軍許諾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治之百姓觀者悉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方出兵時諸將或言資裝未辦卽出數百金爲助前後支餉犒軍恤死傷者費不貲已而無所抵悉家財以償而家且破矣其在軍與將軍及諸佐領推誠相結有事必合謀而后行有白事者雖小

校必引至帳前俾得人盡其意戰罷覈功臯行賞罰尠不服者以故能成功一日與將軍坐一山從者才十許人俄而山前人忽蟻集可一二千湧而上將軍色變公徐起前曰汝兵邪亦有所苦邪試言之眾跪而言曰吾等往日私通賊受吳耿兩家劄付觀成敗爲去就今公視吾等如骨肉吾安忍背公敢納劄付以白明願爲公奮死殺賊公曰汝能如是卽忠義好男子也悉焚其劄付犒而遣之賊平論功加級進兵部侍

郎再加兵部尙書上疏請蠲被兵州縣錢糧略  
言金衢嚴處溫台諸處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  
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資盡于拷掠田廬化爲  
邱虛未絕殘黎復遭疫厲臣惟

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此鳩形鵠面  
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及今延  
其喘息必至將來有土無人請將康熙十五  
六年一切錢糧概行蠲免仍照墾荒法分給牛  
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於天下

疏四上得請又請牽復被兵州縣有司考成降  
黜者竝軫卹歿難諸臣陳亡將士下部議行十  
七年海賊朱天貴等入犯內地公飭諸將分兵  
防禦敗之廟領湖復敗之溫州進勦江西餘賊  
於玉山子午口敗之復敗之八仙洞毀其巢十  
九年疏請練戰船與福建水師入海會勦尋敗  
賊于孝順洋斬二千餘人降僞官百八十人兵  
二千餘人先是民有陷賊來歸者爲建茅屋二  
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以食又命屬官于入閩

通衢設粥食飢民凡五年全活無算河西賊退  
軍吏獲居人謂其從賊也請誅之公曰彼守土  
勿去良民也盡釋之我師復溫台處諸府旗將  
多掠平民爲奴婢公勸止之不能得乃倡僚屬  
竝募諸富人各捐金贖之至十八年春地震求  
言復上疏極論其事請

勅諸將各還所掠爲廷議所格幾得臯二十年  
秋班師還杭州在軍九年大小一百四十餘戰  
堅守賊衝有進無退卒成恢復功者公本謀也

二十一年冬

召入爲兵部尙書杭衢二州皆爲公立生祠二  
十三年轉吏部尙書乞休不許敘前功世襲拖  
沙喇哈番時議停捐納人授官公曰若大信何  
得已二十六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  
明年得

旨致仕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家年七十三  
詔禮部議卹遣官致祭立碑墓道謚文襄新城  
王文簡嘗論公謂忠勇智三公實兼之安溪李

文貞言泄浙江者前有范觀公後有李鄴園士

民至今稱之鄴園之才優于觀公吾嘗試之而

信非以成敗論也李文襄公年譜臺諫奏議督師奏疏金華徵獻略榕榔語

錄帶金堂集擔園集存研樓集

汪大紳云寓仁義之師于節制中公蓋有大

將本領識得公本領敘次自能明暢而整暇

于瞭如指掌中見其意思安閒如不欲戰風

度繪聲繪影入神之技

故中憲大夫工部尙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

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祖契

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

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歿公從父避

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

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

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

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

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歿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于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行就約束于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支麥麥價浮于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饑必獨能不



二林居集卷一  
三  
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今于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粵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謀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卽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峰孫徵君受

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人無他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他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于屬吏屬吏亦不敢取于民上官知其然其于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于己亦以是勉于人視人如己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

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  
鉉俱以公應

詔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  
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  
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  
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爲  
講官須於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  
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  
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  
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  
辰且議阻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喜是李沆曰邊患旣息恐人

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  
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  
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  
敬而憚之六月江甯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  
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  
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  
瀕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己率屬加意化導

俾革心易慮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

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甯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

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返送至江甯而還于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

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宮使過者毋敢有括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徵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

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發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詔下遣官遽行是年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于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

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  
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姪公取其像投諸湖  
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  
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  
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  
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  
臯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  
完格于部議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

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甯巡撫  
余國柱爲戶部尙書先後蠲漕及緩徵以部費  
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及  
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  
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  
年春

聖祖遂下

詔以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

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于廷議  
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  
謀聞于

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竝充太子講官  
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  
將安之試問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于瓦解秦  
隋以來迄於勝國末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興革事宜公言民間春  
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  
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遽起拄公曰公欲  
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未晚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  
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拾浮詞欺世盜名  
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爲大學士明  
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囚服待臯大學士王熙笑

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何臯且所言早論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於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踵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竝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

語公引咎乞加處分於是左都御史璪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竝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并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竝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畱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隸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閒以自解公  
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  
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  
月有疾

勅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  
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  
故十月疾少閒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  
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

一綫放逸得力深于平時臨終語子溥曰孟子  
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  
真心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  
取於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尙書禮祭葬陝西江西南諸大  
吏竝采眾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諡文正所著洛學編



潛菴文集行于世子四人溥濬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而為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為虛無其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為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為閑道闢衰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驚于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于中其仁于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於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

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常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為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方紹升讀公書慕公顧前輩所撰諸碑誌頗未盡本未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為之狀如右湯子遺書并附錄堯峰文鈔西溟文鈔望溪未刻稿史館雜錄

我

汪大紳云范希文為宋朝第一流人物公則

朝之希文也義利之辨益其根柢以太史公



二林居集卷一  
三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  
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  
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  
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  
到今臣之臯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葑菲  
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畱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  
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剝削民生或因  
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於戲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  
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弊愈甚日  
言軫恤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  
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瑣尾

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徵雜項浮于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賂補種種腴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卽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扑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

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彊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烏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援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

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景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于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也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

載道而此輩輿金饌玉莫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冝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閒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姦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

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勅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

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做做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豪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太原之地在乎

朝廷而已

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入行政之間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于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睦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于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

王言屢褻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



三才居身卷一  
三  
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姦人猾胥因  
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  
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  
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  
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閒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  
之士則羣指爲學道之人而誹笑之排擯之勢  
不至于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  
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積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

酌理實意任事化情而爲肝膽轉推委爲儻當  
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  
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  
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  
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  
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  
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  
而惠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  
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

二才集卷一  
三  
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  
呻吟唯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  
絕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卽號爲高  
明有志者又或汎濫于百家沈淪于二氏惑世  
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  
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  
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

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  
荒誕之妄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于士子中  
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  
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雖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  
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  
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  
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于人倫達乎  
天德其教自洒埽應對以致於義精仁熟漸摩  
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

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惠業完備者仍請勅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于

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踰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

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主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踰越久之儉惠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醕人心厚以幾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諂諂諂於危微精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

聖躬薰陶惠性伏乞

慎選耆儒碩惠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閑時親便座從容閒譙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閒至于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

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于前豔色娃聲不御于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閒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

二林居集卷一  
清明君身強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  
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  
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  
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豪釐謬  
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  
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  
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  
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  
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畱神采擇  
天下幸甚疏入輔臣鼂拜惡其侵己請治公妄  
言辜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那七年  
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復上書朝政積習未除國  
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

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  
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  
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釐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  
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釐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按輔臣欺罔臯公  
再疏請舉經筵設起注官會

聖祖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竝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  
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  
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  
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

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  
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  
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宏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  
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

詔上書卽力言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  
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旣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義孔  
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於政  
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  
後

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  
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一夫蘇頌也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  
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  
詔撤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虛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眾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他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進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竝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竝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擬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於江甯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  
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  
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為備至二十  
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  
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臯如律冬  
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  
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  
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  
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為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  
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  
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  
海內又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  
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宴

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惟

上畱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甯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程朱之涂而上沂乎

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

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

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甯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並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俟史官采錄焉

熊志契所書事略

汪大紳云表章正學設誠而致行之我

朝純熙之化與唐虞三代同風實基於此可謂能識其大

此處為一欄，內容極其模糊，似有文字但難以辨認，可能為另一段評語或相關文獻的影印。

故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公事狀

公諱貞生字榦臣自號曰簣山其先世出唐丞相九齡居曲江後有景重者守吉州遂家廬陵景重十六世孫曰其完公考也公早歲補諸生順治五年金聲桓反南昌廬陵人多起應之或要公公叱之其人慚而搆公有司下公獄公於獄日誦周易言笑如平時已而得釋十一年舉於鄉十五年中會試第一賜二甲進士選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明年主浙江鄉試徹闈後謝

宴請餽遺無所受康熙元年遷國子司業攝祭  
酒巖絕私謁以正學倡導諸生刻鄒忠介所輯  
宋儒語略頒行之明年晉侍讀主武科鄉試又  
明年以父憂歸復丁母憂居喪骨立終三年朝  
夕不離木主構講學山房招四方學者發明義  
利之界爲制事之要建我師祠祀至聖先師以  
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高忠憲四先生配服除  
補原官九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其  
年九月

聖祖將出關游獵公以

上春秋方富宜益崇文德後武功爲

國家萬年之計上疏切諫其略曰

皇上自親政以來勤于視事謹於用人祀典必  
親肯災必赦偏隅水旱蠲恤頻仍中外欣然以  
爲唐虞三代可以復見今聞將有游畋之舉揣  
諸事理有大不可者敢爲  
皇上一一陳之一念敬肆主德攸分盤於游畋  
古王所戒致治之本端在慎修今不急先務馳

三本居集卷一  
騁是娛何以媲美往聖作則後王其不可者一  
一日之間章奏紛委非關國計卽係民生今遠  
涉郊原往反稽遲保無望誤其不可者二  
皇上孝治天下身事  
兩宮惟應躬承色笑無閒晨昏若  
聖躬在外上塵  
慈懷  
皇上之心何以自安其不可者三督撫守令民  
命所寄夙夜孳孳猶懼不逮

鑾輅所歷供應實繁奔走爲勞坐荒職掌其不  
可者四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所以安身而  
定性也况尊居九重自宜垂拱無爲以迓天休  
集諸福儻從事山藪冒犯霜露身何以安性何  
由定其不可者五國依於民民依於食今年秋  
斂不足猶望冬收車馬紛馳保無蹂踐芻蕘所  
過曷免誅求其不可者六古之王者出警入蹕  
清塵灑道環衛惟嚴微行有戒亦以患生於所  
忽慮伏於無形不可不先圖不可不早計其不

可者七法駕一出扈從必多時日遷延糜費難料百官俸廩僅堪自給僕馬所資何從措辦乞貸之路一開廉潔之風遂損其不可者八部院諸司事無大小勤敏爲先乘輿閒出百務因循章奏稽留堂司推委叢脞之患於是馬生其不可者九方今水旱相因災荒屢告上天仁愛示儆實深惟賴清宮齋戒以率羣臣勉勵修省以回天意又况淮揚之間數萬生靈俱遭漂蕩閒有孑遺無能安息

皇上游畋之時一念及此豈得宴然其不可者十以臣之愚繆揣

聖意亦曰以行古禮以訓戎事夫何病焉伏思德用不擾虞人所箴徒御不驚詩人所美揆之禮意自有大閑况守成之要文德是先教化之原何關武事數年以來羣臣進奏有以開經筵請者有以舉日講請者有以設起居注請者每奉

諭旨未見施行而徒親弓馬之務試獵較之場



緩其所急急其所緩此臣之所以不敢不直言也疏成齋詣通政司主者怪其言切不與通十月八日會武進士傳臚得入乾清宮奏之

聖祖閱數行命內閣速譯進覽

聖祖以是器重公尋

詔舉經筵日講其年冬十二月既望

御宏德殿設几視召公入命寫詩以進公成詩獻之復命講中庸首章及乾元亨利貞義因詢公籍貫遂問江西百姓何如公奏江西近日甯

謐獨以運丁逃亡株連平民貽累不少又納糧之家最苦荒稅敲扑之下民不聊生宜益沛洪恩量加豁免又問天下百姓何如公曰天下俱安惟淮揚被水已蒙蠲賑漸可復常  
聖祖復命作大字公書南風之熏章以進明年二月十七日肇舉經筵禮畢命公與同官三人以次日昧爽入時公有疾  
聖祖慰問良久因命公作詩公言臣近日不常作詩

聖祖詰何故對曰臣昔聞薛瑄傳瑄平日喜爲詩後讀程朱書悟其無益遂取平日所爲詩焚之臣雖不及前賢因瑄語知其無益而遂戒之聖祖乃命公誦復卦問朋來之義公曰一君子進眾君子皆進是朋來之義也聖祖命諸臣以次作詩論公先退頃之有朝臣請禁言官不得風聞言事及各官不得出位言事下吏部議如所請公以言路阻塞爲憂具疏欲上尋病足數月不能出其年八月

駕將幸遼東謁

陵且議遣大臣巡方公聞之曰吾可以無言乎

遂中夜繕疏爲同舍人所匿明日朝入乾清宮

聖祖慰問公公因進曰聞

駕將謁

陵此是

皇上孝思但

天子之孝與常人異常人之孝慎終追遠歲時

墓祭禮不欲疏

天子之孝誠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孝莫大焉  
今淮揚被水諸省報旱日月並蝕宜節事甯人  
以承天意况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

皇上不宜輕出頃之又進曰臣聞朝議欲遣大  
臣巡方本爲察吏安民計但自順治三四年間  
江西人爲巡方所擾致激金聲桓之變自是遂  
止巡方其後再遣部曹要亦未收實效總之多  
一官不如少一官多一差不如少一差故巡方

之議亦宜停止

聖祖曰如汝言各省督撫可盡信乎公曰督撫  
卽未敢盡信然如浙撫范承謨東撫袁懋功同  
朝俱知其賢

皇上亦知其賢頃承謨以病解任懋功移補浙  
江臣心惜之竊謂承謨仍宜畱任懋功不必移  
補兩省吏民實受其惠尋下部議部臣以前方  
禁出位言事議公革職

詔降二級用然卒罷巡方之差而范承謨袁懋

功仍故官公尋引疾歸居常刻苦自厲好學不  
倦遊王山樂其幽邃將終身焉閒與有司接輒  
爲別白民間利害於是釐逋稅之久荒者別運  
丁之戶絕者去其籍俾毋株連平民十二年詔  
起公原官公以病再辭及聞滇黔用兵慨然起  
曰此非臣子安卧時也明年至京師補原官而  
病轉劇十四年正月寢疾十日臨終幼子侍爲  
誦孟子語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遂卒年五十  
一其殮也布衾一襲而已若庸書二十卷王山

遺響六卷唾居隨錄四卷公喪旣歸葬廬陵人  
奉木主入我師祠復祀公鄉賢祠昔曾王父侍  
講公初登會試榜謁座主大學士高陽李公李  
公曰會元豈必以鼎甲重如吾門張榘臣名節  
卓然爲國家有數人物何用鼎甲爲侍講公終  
身誦之晚得公遺書樂玩之手鈔成帙故紹升  
自少卽知敬慕公顧以未得盡讀公書爲憾乾隆  
四十一年夏從同縣生蔣棠借觀公書竝考  
諸賢所記載次公生平言行爲之狀備史官采

錄焉

庸書羅懋章日記  
富鴻基所撰傳

汪大紳曰千載以下望其人望其世邈然如唐虞之際瑚連之器也三代以上人物也

羅臺山曰

主聖臣良人康物阜作者筆下平增無限光明

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於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論壽甯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於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尙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

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為社曰慎交以  
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  
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賚冠帶服物除翰  
林院修撰累  
召見  
賜馬

賜饌每奏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晏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  
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  
妄指公逋稅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  
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訃至與兩兄日  
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  
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  
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

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  
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  
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材盛衰視學校興替周  
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  
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故人材輩出  
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  
人獨賢也取之精養之早有以致然也自明景  
泰時入馬入粟之涂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  
監蘭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於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太學諸生自官  
外止有輪紬一涂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  
又多年齒積莫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  
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  
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優者咨送至監今  
宜遵此例于府州縣各學或閒歲或三五歲舉  
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  
漸磨砥厲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

二水居集卷一  
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有經明行修者出于其中所裨于國家之用者非尠矣得旨下部議著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輸納一涂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興賢育材莫重流品入賞充補冗濫已甚名實旣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賞則不計年限咨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

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遇正涂則紬遇雜涂轉優其不可二也流品旣淆氣習亦異程課難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品服選涂旣滯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莅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選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



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贊

聖惠以爲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

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之繫主惠裨治理者摘錄條件旁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裁定舉其綱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願大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

徵遺獻薦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  
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  
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竝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  
聖祖欲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  
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  
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  
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

李宗孔不甯署名遂并劾之下部議仙根宗孔  
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  
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  
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欲有不列名之人脅  
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辜而寬  
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辜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  
也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

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債事者  
尠若遣大臣或妄作禍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  
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  
率眾歸附耗餉不貲公請量行散遣分道安插  
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廣東者五曰鹽  
準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  
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  
南者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

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  
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敘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  
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糧  
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  
治臬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  
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  
小事註誤宜從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  
方予加銜增秩而督催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  
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

汗督撫不問者例以徇庇辜之時部例捐納官  
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  
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  
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涂甚  
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  
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  
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  
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  
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列遂得并捐歲貢冒

濫正涂臣謂正涂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  
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涂一體升轉所  
宜急更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  
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卽  
賜明詔概止不行使天下曉然於我  
皇上澄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稱頌功  
德公獨言聖人作易于泰豐旣濟諸卦垂戒尤  
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徂目前

之淺圖務培

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窩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旗奴亡者得自勾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自沈及經死報刑部者歲至千人公請飭部定議

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旣不以爲然予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入貲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畱揖公曰微公正涂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第入覲以肅

朝綱嚴闔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  
遭父母喪一體離任守制并聽外官聞訃者卽  
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後疏劾福建總督姚  
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相候補  
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臯高交部察審兩御史  
者俱罷斥其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  
垓胡悉甯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  
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  
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竝請送法  
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考選科道掌中  
書科者托蘘以舍人王楫植咨送吏部緝植娶  
於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于公于是左都  
御史董訥誤以爲公壻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  
革職

詔鑄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

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竝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裘充美以抗直稱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尚書鄂爾多銳意釐剔旬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勅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派部費旋奉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從之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畱任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  
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放  
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爲臺臣所劾而公介  
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  
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梟出  
重寶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  
色曰咄汝非好人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沈生  
窘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在我而已已而  
總兵得減死公旣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不僉

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  
旣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  
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  
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  
原一旣自刑部尙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  
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書數千  
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  
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于家年五十  
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稿未成嘗



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於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

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

含經堂集有懷

堂集沈紹聞述史館雜錄

汪大紳云嶽嶽懷方得此表章徐公可以死矣

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清端公事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至都御史父諱時煌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莊毅不苟噉笑及壯須髯若神慷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作去何用呻吟佔畢爲崇禎末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

西羅城知縣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盛瘴癘獠獠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官舍止茅屋數間蒿莽蔚然吏民烏言伊嚶公與居日狎指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劔盜殺人被獲者立斬以徇先是鄰獠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伍開道將進攻鄰獠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眾以靖勸民力作方春命兩獠舛行田閒憩樹下父老環集

相勞苦如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羣詈之暇輒增陴浚隍招集流散定婚喪之制修學宮教之讀書三年恩信大行民恥犯法上官廉其狀飭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寬獠賦疏鹽引竝論各省諸利弊宜因革者巡撫金公光祖條列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邊俸推升四川合州州領三縣居民僅百餘徭役繇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顧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

魚而劇論民間困苦狀知府慚爲裁革十餘事  
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人歸附者千戶  
以前薦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故多盜公  
降其渠彭百齡等置左右每盜發遣捕輒得盜  
皆遠竄歲饑竭橐中金以施不足賣所乘騾得  
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輸  
爭出粟以應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  
火耗嚴保甲所至有聲巡撫張公朝珍以卓異  
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陷湖南諸州縣十三年

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言安人心  
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  
喜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諜武昌大姓與賊通私  
藏兵器且謀反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  
皆良愿決無反謀藏兵以備盜耳跡之果然遷  
知建甯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我師  
道蒲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決去免官而黃州妖  
人黃金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應之五月  
反于曹家河擁眾數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

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賊負險善鬪  
難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  
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勒  
撫一聽君問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  
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孚者故衙胥桀黠能捕盜  
公前在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孚雖反眾  
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柴十里止宿  
榜示士民脅從者許自首過三日不出以從賊  
論于是投訴者千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保

柴莫敢出公命白杲鄉約持一諭帖先自跨驢  
二人從執蓋鳴金趨賊柴君孚蒼黃走匿羣賊  
殼弩然火鎗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眾  
憚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辜父  
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邪眾色動乃令賊脫鞵  
取水飲酣臥鼾聲若雷有頃寤漫罵曰君孚老  
奴何不出敢慢客邪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  
懼見給故深自匿及是矚公推誠無他意遂趨  
出叩頭自訴公爲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日而還

及期盡降其衆數千張公聞于朝還公職復知  
武昌仍畱麻城以安衆公親歷邨堡度形勢立  
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置烟民籍其有勇力畜  
兵械者區長統之有急則集以聽命于是往時  
賊黨皆統烟民爲官用君孚旣降金龍走與紙  
棚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烟民二千以門下諸生  
統之進駐望華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爲  
久困計而伏兵馬鞏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鞏  
山伏發盡禽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

妖術遁公手劒叱之遂斬以徇遷知黃州其年  
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興甯蘄州戒嚴東山賊何  
士榮受吳三桂僞劄合衆數萬將取黃州州吏  
民才數百人衆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爲湖北七  
府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  
于此去此不守則荆岳絕援七府瓦解吾當以  
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于是集諸區烟民  
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衆會得衆五千營箔金  
柴下衝賊壘明日賊衆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

二林居集卷一  
兩路夾攻我師公見東路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爲三武舉人張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已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衆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翦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尙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斷一臂陷淳中遂

禽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憂士民乞畱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防江道以授公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連引半平民當省釋覆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稚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邪

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  
輒委公專決全活甚衆諸所省釋貧不能歸者  
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  
及是盡沒官爲奴婢公贖金贖之令歸鄉里其  
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  
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鋤夫數  
萬民苦之公請于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  
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唯一竹筩貯朝服文書  
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

命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卹驛遞抑豪強除劇  
盜禁屬官餽獻及私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真僞論

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  
官至廉斯真理學矣至是公所奏請輒見施行  
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城與懷安蔚州二衛  
有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額下部  
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東西二城人有餓死者  
公聞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二斗疏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衛布席午門外

命少坐既見

問撫勦東山事慰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例不錄河閒左衛童生送試効罷之未其年頌

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爲直隸巡撫或言公與

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

委以往來稽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

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  
性理精義諸書逾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  
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煩吏因緣為姦公至細大必  
親釐革宿弊都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  
好官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  
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雲南留屯以待

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犯故莫敢干以私  
每稱曰上帝臨女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  
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常  
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  
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造江  
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為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  
察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畱任謫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晨起視事

未出戶疾作召諸屬吏與訣端坐而逝至夜漏盡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歷官未嘗以家口自隨至是江甯知府于成龍經紀其喪民閉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二十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降級予祭葬謚曰清端已而

南巡復下

詔褒公生平稱為廉吏弟一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雍正十年入賢良祠公薨後二十

餘年吳人蔡方炳輯公文告為政書附錄諸前輩所紀述載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盜也尤詳予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

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姦禁暴豈足以見公之涯量哉于是比公行事標具節目箸于篇俾後之慕公者知所則效焉

于清端公政書午亭文編南昫文稿

汪大神云略其吏迹表其根柢方略其指微

矣蓋通經術而能為將帥者古之吏也其文亦彬彬乎班范之亞矣

將吏民之司命也若于先生者其可以為民之司命也矣

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祖諱先春義俠  
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  
于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  
被賊虜獨已得脫其兄日燦自遠來慷慨詣賊  
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  
也明年夏日燦募壯卒合家僮百人夜緣山背  
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  
大霧不辨眾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

人餘繫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燔用  
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  
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  
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于鄉  
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  
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  
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閒錦與精忠並  
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  
賊機宜言閩疆徧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

來誅求鞭扑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  
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方今耿  
逆悉力于僊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  
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禦不過  
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千賊兵多處  
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揭其虛此計之失也  
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  
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  
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

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勅領兵官偵謀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

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

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僊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勦海賊竝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溪縣七十里結柴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爲國顛沛不渝宜予表揚

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

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掠安溪公  
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  
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  
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  
南北援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泐者從水關八令  
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  
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  
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闢荆棘架木爲橋  
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饌牽牲牢以犒軍又

使弟光埏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巡撫吳興  
祚軍于永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  
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  
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  
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埭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  
之又言內大臣施煨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其疏言原任編修陳  
夢雷雖陷賊中托病支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

宜貫其從逆之臯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序而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

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枝藝滯于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指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

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  
而又多能其潛思實體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  
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意臣竊謂  
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  
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  
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趨頤越無地  
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  
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  
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興治  
古者出于一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  
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  
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  
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  
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  
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



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  
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  
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  
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  
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  
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  
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

官兼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縣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直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遷延弗及叩謁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  
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兼文武才宜磨封疆重  
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探著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

明珠聞而大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畱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下刑部論辜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辜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司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壽徐廷璽

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厲恤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

月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  
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現分爲三支  
自大明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  
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  
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  
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衛  
水至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  
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于子牙河而歸

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疏  
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逼水入河以達之運更  
于靜海閘畱二莊挑河築隄束水歸淀俾無汎  
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  
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  
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  
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子獻河東西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  
靜海互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  
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  
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  
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河同知許天馥爲  
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旗牧地與  
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牒按驗  
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臯其棄  
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

務至柳全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  
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  
醜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  
聽借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尙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  
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  
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  
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閒飢民散入京城又  
以甯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

處分疏下公回奏公言甯津知縣陳大經報災  
不時業經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  
乞從重處分  
詔竝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  
下逮濂洛關閩書旁及厯算聲音之道反覆研  
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羲文之  
祕所奏進文字發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訂中有淆躋往復陳請不  
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  
若光地矣嗚呼豈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  
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眾凡公所稱  
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愼  
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于章奏獨與公共事內  
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

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惠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吏不能

宣

上憲所在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有司耳時有請開礦者大豪多輦金京師謀首

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曰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于當世人才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

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忽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論死  
聖祖一日言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啓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母多喫也五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謚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諡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蒐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擇矣其于程朱之說

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觀祖蔡世遠竝以德望重于時他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聖祖敕諭榕邨集望溪未刻稿近道齋集繼輔通志史館雜錄



汪大紳云最為生色比習之持正之寫昌黎  
始有過之條理秩如神采奕如我思其人溫  
如瑟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